

——一部神秘、惊险的传奇之作

踪马外史

胡锦涛 著



群众出版社

I247.5
1147
2

塞外码踪人

胡锦涛

群众出版社·1990年北京

052549



塞外码踪人

胡锦涛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25印张 302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14-0383-X/I·119 定价：6.60元

印数：89601-7000册

最沉重的枷锁，便是人们自己的心。

——维克多·雨果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组灵魂的碑石。

小说以惊心动魄的传奇笔法展示了有“神眼”之誉的马铃铛及其同时代人的悲剧般的遭遇和悲剧般的性格。其中有灵魂与灵魂的较量，爱情与肉欲的搏斗，爱的扭曲，人心的扭曲，时代大潮的回旋，魂灵的呻吟、悸动和奋争。

故事跌宕起伏，富有悬念；语言洒脱雄奇，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传奇故事与人物性格相得益彰的新现实主义作品。

H683/op

目 次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三个盗马贼.....	(1)
第 二 章	马头琴两根弦.....	(4)
第 三 章	儿子未必不如父亲.....	(11)
第 四 章	相逢何必曾相识.....	(18)
第 五 章	那达慕大会.....	(24)
第 六 章	好马挣不脱三脚绊.....	(35)
第 七 章	吞下狗屎的人.....	(45)
第 八 章	女人的作用.....	(56)
第 九 章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60)
第 十 章	黑黄魔鬼.....	(75)
第十一章	冤头债主.....	(83)
第十二章	生死就在脚下.....	(92)
第十三章	王爷的软功夫碰上了硬钉子.....	(104)
第十四章	心绪难宁.....	(119)
第十五章	人蛇搏斗.....	(132)
第十六章	疑心生暗鬼.....	(147)
第十七章	神鬼斗不过人.....	(151)
第十八章	苦涩的爱.....	(167)
第十九章	精是傻来傻亦精.....	(174)
第二十章	走进死洞.....	(185)
第二十一章	陷阱为谁而设.....	(196)

第二卷

第一章	卷土重来未可期.....	(208)
第二章	博古达寺.....	(215)
第三章	年轻人听不进老年人的话.....	(221)
第四章	镶银木碗.....	(229)
第五章	无情还是有情.....	(235)
第六章	为谁跪拜.....	(242)
第七章	佛眼宝石.....	(247)
第八章	伦松布不是好惹的.....	(257)
第九章	半粒羊粪球.....	(265)
第十章	破财免不了灾.....	(275)
第十一章	谁说得对.....	(282)
第十二章	云端桑宝的刀.....	(290)
第十三章	要小聪明的宝力德.....	(295)
第十四章	宝力德之死.....	(299)
第十五章	二虎相争.....	(305)
第十六章	这些落后分子.....	(312)
第十七章	血的控诉.....	(317)
第十八章	流沙断开草原.....	(323)
第十九章	火大无湿柴.....	(328)
第二十章	手中的枪.....	(336)
第二十一章	心里的东西千斤重.....	(343)
第二十二章	汪生之死.....	(348)
第二十三章	悲壮的血书.....	(353)
第二十四章	水中捞月一场空.....	(359)
第二十五章	冒牌的血书.....	(362)
第二十六章	真金来自火中.....	(370)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三个盗马贼

一九四六年初秋的一个拂晓，从西边的老牛山上，下来三个盗马贼。

星光隐隐，从马上还看不清马蹄，灰蒙蒙的天色活象一只蜷缩在枯草窝里的野兔子。风还没有起床，草原睡眼朦胧地看着碰破它幽梦的夜行者。

蹄声蹄踏，马儿不时打着响鼻。虽然早了一夏，细小的露珠还是从草叶上扑下，打得马腿和牛皮蒙古靴湿漉漉的。一只圆鼓鼓的地羊^①心满意足地拖着根半瘪的野谷穗回家，头已经钻进了地面如同鼓起一片蘑菇般的地洞，忽然它预感到什么，身子一缩，又弹出来，窸窸窣窣地躲进红柳棵子下。

粗重的马蹄声迅急地压过来，踏在陷阱般的地羊洞上，轻则失足，重则断蹄！

地羊悲哀地眨着眼睛，无望地等待着巢穴的毁灭。

① 鼯鼠。

蹄声骤然停息，四下里静寂如灭。偶尔，一男子轻声道：“北极星！”显然，他们在辨别路径。很快，三人两前一后，偏北而去。一棵被隋折的苍绿色的茵陈蒿趴在地羊洞上叹息。

地羊庆幸地眨巴着褐色的豆眼，刚要抬爪回窝，一条沿着红柳棵子攀援而来的野鸡脖子^①一吻咬住了它的脊背，地羊“吱”地发出一声凄叫。

马背上一人蓦然回首，目光如刀，划过凶吉莫测的喀喇沁草原。

夜色悠忽间稀淡了，“塔拉”^②深远了，风讨好地送来一缕倩笑。黎明宛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着意起装束：她先用一条鱼肚白的丝巾挽起半天乌发，然后用葱白般的指尖沾些马奶，调皮地往脸上一扑，又轻轻抹开来，抹着抹着，胭脂般的颜色浮出来。她笑了，开始挂金戴翠，碧草、柔花、山峦、河水，华光烨烨，丽辉漾漾——万物沉沦之后竟反转出如此光彩！

陈雄飞看着，脸上腾起一种说不清是愁怅还是嫉恨的神情。他的脸如同这一带常见的明开夜合木的雕像，既有线条的粗犷放达，又有木质独特的白皙细腻。剑眉下一双枣叶眼射出的目光象奶茶一样是兑过的：激情、蛮狠、精细、温柔……这样的男人在多灾多难的喀喇沁草原，是一簇根子很深的马莲草，风沙雨雹都奈何不了他。

陈雄飞嘟囔了一句，打马向远远的两个同伴追去。又骑了一程，椭圆的地平线上乳房似地出现了一座山丘，丘上显露出青石围就的“敖包”^③。这是喀喇沁旗西境的标志。

“好了！”陈雄飞低低地叫了一声，想提醒山丹，该下马歇一会儿了。见山丹不作声，他趋身轻轻言道：“丹妹，累吗？吃

① 红斑蛇。

② 宽浅的盆地。

③ 草原上牧民祭祀的地方。

些炒米吧？娜花——”他高声叫着有意落在后面的女子，“快拿酸奶子来！”

山丹偏了偏脸，让热辣辣的感觉快点儿过去。她的脸每一处都令人费解：脸型是最能体现强悍而标致的女子性格的长圆脸，嘴有些大，但被微翘起的嘴唇轻快地弥补了；眼睛说不准是什么形状，仿佛总在变，射出的心灵之光干净得近乎粗犷。因为骑乘，她的蒙古袍男子式地束在腰间，头发侧盘在脑后，一顶灰白色细呢礼帽斜戴在头上，粗看会认作马上儿郎。对陈雄飞的体贴多情，她不想反对，这种若近若远若有若无难以把握的滋味儿新鲜而诱人，惹得十七岁的少女不能不细细咀嚼。她还拿不定主意接受不接受。她象一只俊秀的雌鹿，任凭雄鹿在身旁蹦跳、假挤而躲闪着，那个忘却自我神魂颠倒的浑沌时刻还没有来潮。她是喀喇沁草原上赫赫有名的马贼“黑旋风”的女儿，性格和她父亲一样刚烈任性。黑旋风从没让心爱的女儿单独带人离开过老盘，这次下山，她咬定只带贴身女卫娜花，可说话象钢刀砍下来的父亲坚决让陈雄飞跟着。

“路上踩露水走，‘倒仓’^①时要听雄飞的。”

山丹听出来了，父亲的话里有种从没有过的意思。烦人。

陈雄飞从娜花手里接过香牛皮条编成的小酒套，套中网着扁圆形的银酒壶。黑旋风把它从敖汉旗王爷手中夺来后，一直带在身边，这次交给了女儿。陈雄飞旋下壶盖子，霞光下壶盖金光烁烁，是用赤金打就的百合花形，正好作为酒盏。如脂如膏的酸奶子被脉脉含情地送过来。

山丹下意识地松了腕上的马鞭，要腾出手来接。忽然，她觉得拘束，难受，不禁晃了一下肩膀。被人当作娃娃般的服侍撞上了顶风催马的脾气。她冷下脸，已经伸出的手用力向下一拍，打

① 黑话，出事的意思。

在新从巴林右旗弄来的三河马的肚子上。三河马略一昂头，前蹄一扑，箭一般地去追自己的目光。

娜花猛磕马腹，随之而去。

陈雄飞先是一惊，很快牙关紧咬，他赌气要倒掉酸奶子，复又愤愤地一饮而尽。“哒哒”地马蹄声敲出一串焦躁的足音……

看马头，这三个马贼是奔喀旗旗府锦山镇去的。猫着吧，有热闹瞧啦。谁不知道，今天是撒拉罕王爷五十大寿，那儿举行秋季盛典，开“那达慕”^①大会。去了三个腰中揣着冒火家伙的青山好柳子^②占卜的羊毛怕是真要直溜起来，预示出不吉之兆了。

第二章

马头琴两根弦

打远处看，锦山镇如同一块缩干了水份的牛粪，土路裂缝般地从镇中扭过，比地窝子高不过三块坯的土房驼背低肩，象一群疲惫不堪的骆驼。这是打镇西头看，若是从镇东头，则是另一番气势。喀喇沁旗的王爷府威威赫赫，金碧煌煌，早年给旗王的先祖祭天地时，用香油将大门外的场子降湿，整整用去了一千三百斤！此事传到京城理藩院，只碰回一句话：“那旗王的府门外够敞亮的啊。”

往常，牛屁股宽的土路早该醒了，羊叫，狗吠，马打响鼻，骆驼迈着讨饭步，可今天却空荡荡的。一群麻雀落下来，小脑袋

① 蒙语，游戏的意思。

② 土匪的别名。

左右摇晃。王爷府五日前鸣锣宣示过：今日不准放牧下地，都要参加那达慕盛会，共庆撒王五十大寿。这是王爷的恩典和爱民之心，谁若不想歇歇腿，松松筋骨，王府的独眼管家会好好“关照”他的。

麻雀“腾”地飞开了，一个身穿嫩蓝色细布蒙古袍的女子急匆匆向镇外走去，她要违抗王爷的命令吗？

和一般蒙族女子不同，她身架比较单薄，步子虽急，落脚却很轻，身体移动得如弓弦一样柔韧轻飏，袍子边儿在纤细的羊皮浅靴上团团卷动，看上去好似被风吹得溜溜滚跑的蓬蓬草。一双小鹿般受惊的眼睛，脸圆圆的，看上去有股惹人怜爱的羊羔羔的意味儿。她不时焦急地提提袍子，手有些粗糙，一看便知是个干活但又不过劳累的女子。

这女子在镇外不远的地方停下来，远处，草地微波慵慵，锡伯河愁肠曲曲，两岸空空荡荡。女子忽又向前跑去，跑着跑着，愁苦和担忧使她忍不住落了泪，她渐渐慢下来，痴痴地望着，魂儿仿佛被远方的云霞收走了……

前天夜里，乌兰从梦中醒来，父母正在谈她。

“你把心搁肚子里吧，我的算盘珠是羊油捏的。三丫头去丹珠家换十只羊，嫁给孙大狗呢，五只，可外带一匹半大的母马哩。拣大不拣小，捡棍不捡草……”

“捡个屁！”买姆^①骂道：“你祖上就丢下个羊屎蛋大的本事，二丫头换回的那匹沙栗马呢？都没拖过宰羊的日子！”

阿外^②抽抽鼻子，擦擦眼，主意动摇了，“要不就再猫两天，背不住嘎达家用十二只羊来聘呢。”

“不成！”买姆的话象蒙古刀切肉一样快，“你没瞅见管家那只牛蛋眼？三丫头进了王爷府，换回个羊尾巴就算福气！俺围

① 蒙语，母亲的口语。

② 蒙语，爸爸的口语。

女不是供他出火的……”

乌兰的心“咚咚”跳得厉害，父母的话使她害怕，同时撩拨起一股神秘感。他们说的那种男女之间看不清说不明的事儿，那事一准儿得一男一女粘在一起，就象驹马绕着骡马打转，最后骑到骡马背上一样……哎哟，真羞人！乌兰为自己的猜想红了脸，可眼睛不是马，怎么拴得住……为了换个大价钱，买姆和阿外把她留到了今日，可撒拉罕那样的男人——

乌兰想去年夏天在白寡妇的家门口撞上了王爷，王爷斜了她一眼，酒气熏熏、伸出熊掌般的手推开她，一头撞进白寡妇的毡包，令人心悸的淫笑传出来……

嫁给这样的男人，不如撞死！

乌兰早就幻想过心目中的男人，他有成吉思汗那样的勇武，巴拉根仓^①般的机智，金刚般的气力，菩萨般的心肠，给这样的人当一辈子奴仆也荣光。她为他煮茶，炒米，做手抓肉，为他的马梳洗，打鬃，编笼套，做马鞭，拧马绊，为他生孩子，洗衣服，暖被窝……只要他欢喜，九十九样活儿她干得了，九十九样苦她咽得下……

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斯木郎。

煮完了午茶，乌兰急忙溜出家门去找斯木郎，他和爷爷格德尔住在镇南的一间土屋里——门上吊着一棵草，按照习俗，这表示屋里的人短时间回不来——斯木郎和爷爷准是被结亲的宝日泰请去唱祝词了。

乌兰心急火燎，跑回家牵出马，绕过镇东，向着草原驰去。

按照规矩，王爷、台吉^②和有钱的富人才在毡包里、厅堂中接亲，穷人只能在半道上拜天地，以防把穷气带进村里。乌兰的

① 蒙族传说中和阿凡提一样聪明机智的人。

② 贵族。

马跑出三杆子地^①时，听到悠扬的马头琴声，看见了飞红飘绿的迎亲队。

新郎是距锦山镇不远的小三营的宝日泰，一个三十多岁的孱弱汉子。新娘子挺俊，目光忧伤而迷惘，似乎不明白这么多人干啥来了。

新郎下了马，向送亲的队伍走去，目光却只顾摸新娘后边送嫁妆的“窝脖”。“窝脖”送的是最少的嫁妆了，扛肩的杠夫在肩膀之间放一根木棒，上面斜担着内盛嫁妆的箱子，一路不停，一直送到。新郎目光冷冷，看到送亲队伍里只有一个“窝脖”，箱子紫红色，明明是新涂过猪血的旧货，看样子也不重。宝日泰无精打采地伸出一只手，要搂新娘下马。新娘怔怔地看着他，竟向后闪去。送亲的急了，忙过来帮忙，这才把“嗷嗷”叫的新娘从马上扯下来。

唢呐和马头琴吹拉出喧闹的声响，伴着新娘“嚤嚤”的抽泣。开始衰败的野花凄怆地摇着头。乌兰绕过人群，悄悄地向斯木郎走近。斯木郎盘坐在草地上，琴弓在他手里鸟儿般地跳，一送一收，一压一滚，美妙的琴声羊毛线似地缕缕扯出。他的头发多漂亮啊！在细平的额上滑来滑去，仿佛向她示意。略窄但很厚实的肩膀，小羊皮般的肤色，手灵巧得不能想象。乌兰两眼直直，天大的苦痛跟他说了就有办法，他多聪明啊！

宝日泰看着人们把马奶酒给新娘灌下去，嘴角裂了裂，并无怜悯之意。今晚这女人不属于他，初夜权是王爷的，嫁妆又少，白陪了十只羊，新郎丧气地想。乐声嘎然而止，唱祝词的时辰到了。人们盯着格德尔爷爷银白的胡须，可很快就惊异地发现：为新人祝词的荣誉位置，第一次由格德尔的孙子——斯木郎来坐了。

斯木郎有些腼腆，脸色跟被灌了酒的新娘一样半红半白。他

① 一杆子地为套一匹马跑出的路程，约二里地。

向前走了两步，右手按在胸前，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随着头发优美地向右一扬，人们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这甜美纯净的声音是从须弥山传来的吧——

猛如雄狮壮如黑熊灵如精狼的新郎啊，

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美如孔雀俏如花鹿娇如天鹅的新娘啊，

今天是你的什么日子？

雄狮是你黑熊是你精狼是你的新郎啊，

今天是你吉祥大喜的日子！

孔雀是你花鹿是你天鹅是你的新娘啊，

今天是你欢乐幸福的日子！

.....

众人如醉如痴，若颠若狂，围着一对果若木石的新人蹦跳。只有乌兰看见了吹中号的格德尔爷爷合上苍老的双目，号音中散出几丝伤情。乌兰郁郁地想，斯木郎呀斯木郎，你知道冰雹就要掉到妹妹头上了吗……

斯木郎从众人的神态中感到了成功，心情如百灵脱笼般振起翅来。按惯例，唱完祝词后，祝词人应双手做个献哈达的姿式或行个礼，可斯木郎太兴奋了，竟忍不住炫耀般地用脚尖一旋，白鹤般地转了一圈——乌兰终于看见了她的微笑，可很快就失望了，他的微笑是对所有人的，并且久久地停在新娘俊美的脸上。

乌兰的心痛苦地紧缩着，不过，很快就被更强的意志取代了——斯木郎也许没看见她，绚烂的雉羽有时会掩住孔雀翎的光采。这时，乌兰有了个机会：新娘神智恍惚，手中的罗帕落在地上。乌兰大胆地挤进人群去拾罗帕。

先她一步，斯木郎伸出了手。

斯木郎抬起头，目光落在乌兰的脸上，乌兰感觉出那目光是惊异的，她急切地盯着斯木郎，近在咫尺，气息都感觉得到。啥是使人心跳耳热的暗示呀？有情没情，要看眼睛。这一瞬间太短，短得不能眨眼；又太长，长得无法忍受斯木郎的一瞥。那目光一闪就滑脱了，留下的阴影使乌兰的心跌进黑暗的深渊。

斯木郎笑吟吟将罗帕递给新娘，确切地说是塞进新娘手里的。

人们欢叫起来，为斯木郎自然而得体的举动而赞叹，该给新郎点儿颜色看了。欢叫声涌进乌兰的耳朵，变成北风怒号，山川哀鸣……

入夜，枕边的泪水冲刷着乌兰幼稚的初情，斯木郎象流星划过天际，在她心中永远消失了。父母又在谈论她婚事的羊只，她必须快点儿拿主意。她审视内心，忽然看见从遥远的天边飞来一只雄鹰，是他！应该是他！本来就该，先挑马铃铛，她干嘛要走弯路，去向斯木郎讨羞辱？马铃铛绝不会那样做，乌兰坚定地对自已说，她感觉得到，至少，去年草绿时她就感觉到了。

那天，乌兰去采黄花菜。草原上的花好扎堆儿，一种花聚一片，九十九种花连着天。黄花萱草的花瓣象打成的根根金钉，轻歪秀颈，在风中含羞低眸。採一根金针，抿一抿，甜丝丝，清爽爽。远处，有一团白，象羊群又象掉下来的云朵。乌兰正採得高兴，袍角被啥拖住了，扭头一看，惊骇地叫出了声。

咬住袍角的是一只老狼，灰白色的长嘴凶狠地甩动着，却没咬到盼望许久的血肉之躯。这只老狼昨夜被牧人打伤后，又受到两只牧羊犬的攻击，它的后腿断了一只，另一只也见了骨头。它先是一瘸一拐，以后几乎是拖着后腿来到茂盛的黄花萱草中。它躲起来，嚼了萱草的花，茎，疼痛渐渐轻了些。它必须等待，等待送到嘴边的食物，这样才不致于在伤好之前饿死。现在，它有棱角的眼睛中跳出复仇的寒光和饥渴的煎熬，袍角扯掉了它一颗

松动的牙齿，流着腥血的阔嘴死也不肯放开袍子。乌兰从最初的惊骇中恢复过来，手里的荆条筐一下又一下地打在狼头上。老狼趁着乌兰只顾上边用力的疏忽，腰往前一拱，长嘴搭住了乌兰的小腿。硕长的狼舌因为感觉到了食物而变得短小了，狼眼陡地睁大，射出凶残的死光，疼痛和害怕使乌兰手里的筐丢了，身子斜斜地向后倒下。老狼一阵兴奋，身体向前拱来，它要一口咬在足以致命的地方。

老狼忽然感到肚子剧烈疼痛，热呼呼的血沿着新的创口流出来。它嗥了一声，头愤怒地向后扭去——

一个小伙子高举着一柄铁尖牧羊铲，牙也白利利的，左眼眶上还有一粒乌豆般大的黑痣。羊铲又一次穿过老狼的腹腔，钉子般地把它钉在沙地上。

马铃薯眯着眼睛，为自己的判断而有些自得。

羊群散开后不久，马铃薯就发现了老狼的足迹。足迹歪歪扭扭，虚虚实实，它受了伤。马铃薯用脚蹬了一下狼迹的步长，仔细看了前肢足迹的特征，辨出这是去年咬死三只骗羊的家伙。

那次，马铃薯挨了管家一顿皮鞭，被罚了半年工钱。

这个和王爷一样黑心的家伙！马铃薯直起腰，蹬在草叶上的泥片足迹告诉他，老狼凌晨打这儿经过，断草渗出的淡绿色的水儿还没干。被老狼后肢压倒的草尖向后闪折，相对的方向就是逃匿的去处。马铃薯紧握羊铲追去，草渐渐高了，前面是黄花萱草！马铃薯快步疾行，翻过了草丘，一眼看见老狼黑灰色的身影。

马铃薯没有想到乌兰受了伤，他以为她是被老狼吓坏了。这个不愁炒米奶茶的姑娘，平素就象泥胎似地很少开口。马铃薯忍不住偷瞅了一眼，只看见袍子皱团团地象一把紫花粘蒿。他一阵心慌意乱，赶紧拔出蒙古刀，顺着狼腹冲开一道口子，三下五除二扒下了狼皮。毛虽短些，垫身底下也行哩。